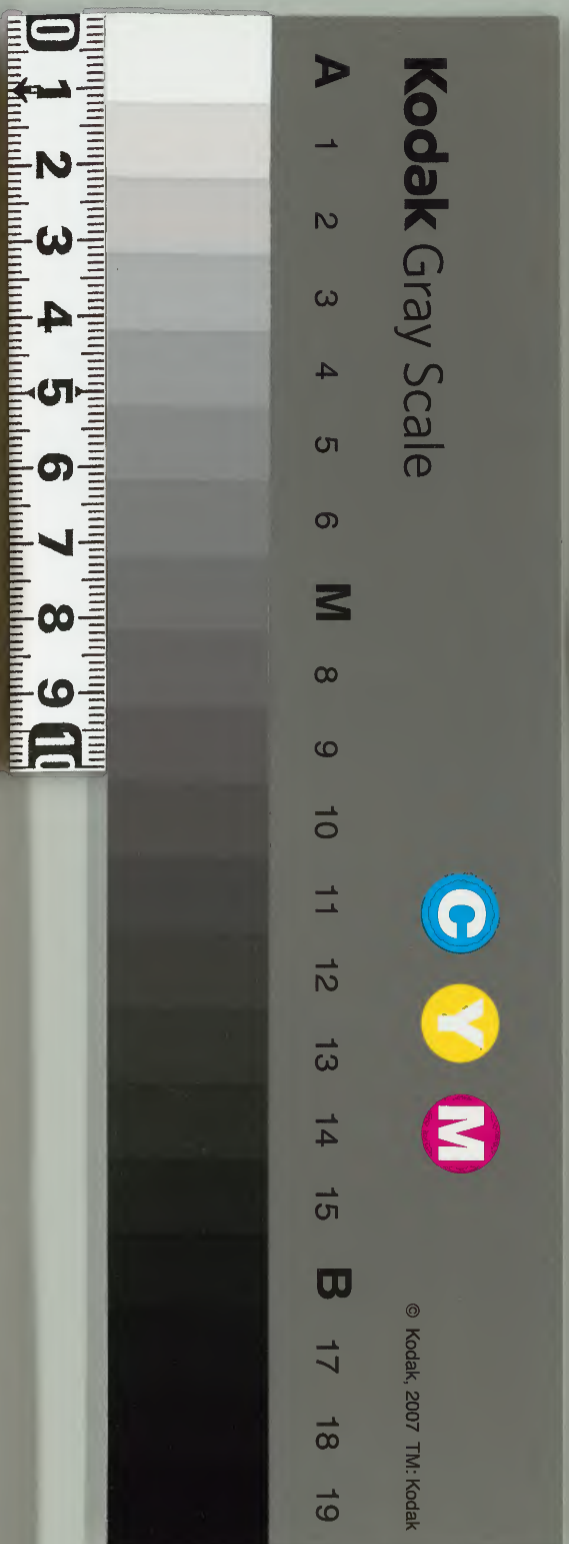


朱子大全 十三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9	
冊數	69 (14)		
函號	別	12	1

卷六十九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四

淺草文庫

書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
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
中間執事來使閩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
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
章少卿文所致書輒爲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
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闕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
聽否也此來同安跼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

復爲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
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
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爲郎以計
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
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
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爲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
無不悅喜以爲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
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
靜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
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

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
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算與逃賦役者之
布又詔執民毋會其畸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
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爲此
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藝而取之有名
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
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爲利也明
矣而况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
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
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

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媵阿莫肯
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爲戶部者又
爲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
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
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
錢既非經賦常入爲民所逋負官吏所侵盜而
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爲定額責使償之義如合
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零就整
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
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
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

而議者必且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
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
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爲說以誑誤朝聽耳計
今天下州縣以此爲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
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
持符來逮吏繫治捷擊以必得爲效縣吏不勝
其苦日夜相與撼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爲姦何所不
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爲之
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

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夫
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
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
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其矣夫以天
子之愛民如此役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
猶一切出捐而無所吝况有言焉其無不聽且
如此者惟其未之知耳一
從矣而獨愛其言者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
天子也執事誠能深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
經總制錢者一日而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
其口而科率之議寢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繩
治敢以科率病民者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

臺則昔之嘗爲是者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
廣仁厚清靜之風下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
南徼外已實邛笮之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
豈不休哉熹踈遠之跡於執事有先君子之好
而亦嘗得一再見辱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
位爲可言者誠不自知其愚且賤思有以補盛
德之萬分故敢獻書以聞惟執事之留意焉方
春向溫伏惟益厚愛以俟真拜不宣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

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知事俯育
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
贍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
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
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
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且置此而以私言之蓋
朝廷以執事宜爲人師故以執事教泉之人爲
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
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
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

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
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
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
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
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
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
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
所未能也謂宜得在假借之域而反以例削之
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熹已具公狀由稟而以
此私於左右伏惟思究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

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
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捐而
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已勝
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沉理法
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惶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
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熹少時見諸
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山
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色

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
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
大得其力助故事有可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
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
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
事理之長短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
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
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
此李君之所能而熹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
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

能而熹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
心止是推車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
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
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軫者驅馳
之曰吾欲前此耳此熹所不曉也又謂四分錢
乃郡縣學通得用熹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
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二分是猶州不得
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
者奚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之
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熹不信也又謂

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同安縣學也各盡力於
其中耳此又不然熹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
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
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爲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
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熹銓曹所擬一縣小吏
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熹之私
指謬也又謂熹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
此則中其病但熹不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意
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思
也熹已謝學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乃

同安一縣久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爲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 辛巳冬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道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界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

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爲海內所屬望者爲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爲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衛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

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民矣
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
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群
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
戒兢慎祇肅攻圖柄任益脩政理以答揚上天
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爲利而遽
自以爲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
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持
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
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

爲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
不困然後謀本固而不誦必有以大慰其來蘇
之望而深誦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
後藩籬空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補文力全之
後不能復述古盧龍之寒然後朝議陵廟還反
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
之列誰爲辦此者獨舊人之廢起而亦用者
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使之政
則賢於今日秉劍之士獨恐朝廷之不聽用則
無如之何乎夫今不早爲計虜人上馬精強固

亦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亮一夫耳尚一旬月
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恥以來前怨于我
不知其送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歟民則民憔悴
而不遠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
之爭則形勢未習將守中原而守淮泗則攻復
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
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
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夫病之餘氣
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仁諸公間最有人

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
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漕論鹽法書 李若癸本

熹昨承垂示鹽法利害累日竊觀竊以為適合
之宜莫便於此及詢諸鄉人則其說亦無同異
不敢不以聞蓋問之農安之人則其言鹽費略
有所出無不以為便者問之運陽之人則云千
金之產今日買益可折不過千錢云云輸錢
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蓋食之者亦盡至建
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

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員之列統可見其害又不
知他邑亦百爾矣專謂法之為善一已而足
蓋疆場之數已定下皆應設之民無害焉
凡鹽道整惟也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也
吏須得盡其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以舊額
輕買益之價比舊額而公私兩便法可久行
若其不然則官一家宗音之免而公則論者橫
議紛紛必古所無而起雖有良法之意不可行
矣竊嘗思之引額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
也本錢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取之也此鹽之

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
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
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
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
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
各從便路徑就埋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
錢可輕而鹽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
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
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
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

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蠲積弊況所以增官益之價而厚私益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一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絕不繼停留網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埤戶搭於網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埤戶所

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割剝使埤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拯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一千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十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乞之又使埤戶更無私鹽可賣而官益益快何憚而不為此夫所以使容人納鹽本錢每斤十二文者將以給埤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官給之在容人則為枉費在埤戶則無實利曷

若使埭戶客人自爲貿易而官封之

公海逐縣
專委令丞

或簿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

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埭戶售鹽一斤買

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司名爲十二文而經過

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

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爲漕司自

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

人徑從便路興販則此錢固已在所蠲矣行此

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私

販自戢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

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

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埭戶買鹽不限引法

但立法以防其興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

非熹聞見思慮所及但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

以來三四年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

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

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退幾錢尤爲久遠之

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益法之利於吾民自

陳公始子孫不忘豈不休哉鄙見如此未知當

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辱既採民言又竭愚慮

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劄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據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榻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儒異於禪一節道間省記頗覺有警試相與究之具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為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為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任而以為貧處人此正吳材老之論占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計已獲閱聽矣熹十八日離膝下道路留滯二

十四日到金山館於六十兄官舍路中幸無大
病今日戴君來診脈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
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
升降上下各爲一人其他曲折皆非俗醫所及
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
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
喻二說其一已敘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
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
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異即錄呈也
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

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爲說無乃
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
間亦未有便妨留此幅書以俟附行若蒙賜教
只以附建寧陳丈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爲道
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備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
三奏論言路壅塞使幸鴟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副本已送平甫託寫呈當已有之矣十二日有

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闕尚遠恐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劄辭日投之更屬凌文催促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輩可抗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姑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逐初賦矣庶寮唯王嘉叟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閒處空復爾爲兩日從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輒不值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

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其父之出中此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先生一書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其劄副藁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之使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豈當得王之望尹藩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籍甚厚拜領感激不知
所言而奉詞冒昧之請又夢台慈引重冊三卒
以得其而欲所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
又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唯知
自守間一發口納鑿頓燕度終未能有以自振
於當世逸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
力得竊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爲私幸亦已大
矣顧於幾分猶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輓之初
心猶以爲不止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象
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

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
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
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
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
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意誠不
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
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
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
而實易爲力採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爲功
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

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荐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爲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三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爲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

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爲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行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啖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追目前宵旰

之愛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
矣若熹之而言則又有六於此者蓋以祖宗之
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
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
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
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
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舍寬
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

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
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
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
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
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
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
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
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
爲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爲禍則又不止

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
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
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
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
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
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
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
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群公
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
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

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
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況有天下之利勢
者哉惟其不介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
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
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
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者和議
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
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為
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

唐本斯
作近

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
而子思所稱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
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爲此
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
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
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爲邦朋邦誣而以
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
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
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
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

過是以二下相拘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
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況所差非特
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柰何其又欲以是重
譏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
嗚呼此三說者其爲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
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他特在于格君心
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
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
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
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

復論天下之事以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如何也尚書主公訂就職已久方群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一望之屹然若中流之底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苞通判者頃從鄭資政鎮蜀能言當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紓民力省歲費

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史必尚有可訪者今之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當但為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為急與其責度牒責財於民而斃其首以絕生聚之源責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為吾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之兵而坐收富彊之實效乎况前人已試之驗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介稼穡之功經歲乃成然當可為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

閣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
皆有餘力可以就事况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
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
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熹在遠僻不能深
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
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
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
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熹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

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
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入意表近
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
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
知向方往往騁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
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豪爽俊邁今之奇士但喜
於立異不肯入於道德可惜屢詢近況似深念
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共父到闕之後言事者數
矣其言又皆慷慨勁正近世之所未有聖主聰
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一薛居州若得三五人

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豈人力所能參哉
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槩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
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州
縣間合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此
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芮書今錄呈不
知上如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間極
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
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產

戶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介西府書且
夕遣去熹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
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
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
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芮漕之書相咨問如此
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
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
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
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
谷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

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咎他人耶況禹稷顏
子事體不同吾人已出位犯分了若合告州
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
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為大失
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
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失其
守雖活千人不可為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
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
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介謝諸公書必
已有定論貞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啓乃是除

講官後才謝之吳憲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
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
須介將來謝帥之辭不過自敘已意謝其薦揚
而已橫渠有數篇謝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恣
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生不幸事此
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批如此而遂竟
去何耶熹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
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
之祿畏不厚兮懼得位之不昌退自服以默默
兮曰吾言之不行今人多是此般見識也得汪

文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末可到玉山於
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
數若又再請則無謂矣熹與書云有如再請忽
遂雅懷而治亂消長由此遂分豈惟公終身恨
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爲
如何所欲言甚衆亟遣人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稔數年所無幸事然小民債負亦倍常
年比收歛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
已備錄熹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玉守

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
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
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
知隆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
四日却似悔前舉之失然共父書云陳文力爭
此事恐亦不能久兩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
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
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文若去則此事當
自審處平父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爲
報集議文字上內欽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

不究其旨此乃尊兄舊病何爲未能去耶芮老
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意不敢忘
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
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
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
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
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
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

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
莫不欣欣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
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
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
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
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
然而居也明矣熹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
於下風亦旣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
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益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
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
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
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
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扳援汲引以求其
助如採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
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

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取爲者亦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
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
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
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
者更爲今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
者更爲今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

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

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此蓋彼以彊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勢不得不介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所謂明道正義武侯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是今日用處若以征

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
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
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宮邸讀史記秦
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
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
也熹因爲言此事正不介秦滅六國楚最無罪
故楚旣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
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
正相及奈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
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

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
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
議論乃余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
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
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巳丑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
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
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
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

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
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
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
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祗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
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
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獗朴愚不堪世用明公
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
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避之
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
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

寢嘿以至于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
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
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
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
明公之賜於熹厚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
請得須罄其說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
區用力於古人之學問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
爲懵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
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可不爲厚豈
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酬知遇而直遂

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岡之陂乎此其中必有甚
不得已者惟明公幸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
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自放於荒間寂寞之境
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
之靈得遂變化其狂獯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
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
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
革流弊者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齊忠讜競勸
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
士雖有囂囂然處畎畝而樂堯舜者猶將爲明

公出况如熹者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
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熹不勝
懇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 巳丑

自頃拚號日望登庸尚此滯留不省所謂海內
有識之士蓋莫不爲明公遲之而熹之愚獨有
爲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
於天下之義理尚有當講求者而喜其猶及此
間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乂爲士者狃於偷
薄浮華之習而詐欺巧僞之姦作焉上之人知

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
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姦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人本樂縱恣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
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恣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爲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
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
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真熱而妄以寒
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貢舉之議
正如此至其詆東洲二先生爲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一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
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曾擢而寘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謬爲非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乎讀其書以
求遠化耳濡目染以陷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
行君子有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
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疑之而今日之

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網所笑不審明
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承獎甚厚注者
亦嘗闕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
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
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
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
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王佐比隆而近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
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
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
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恐其不來未易遽得即
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志幸甚甚參政梁
公之門初無洒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
簡已也苟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
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盖亦有不待論而白者
明公尚勉之哉

答汪尚書書

六月十一日

徐卒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
暑雨潤辱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
尤荷眷念熹近拜寺監并申省款自崇安附遞
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熹竊賤無庸學
不加進而慙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
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
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
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
歸亦旣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
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

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
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
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素愚竊謂明公
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
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
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
厚顏之愧後有駭撻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
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
抑明公之教熹曰旣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
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見告如此此則明公

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
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
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
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嘗在山林尚
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君
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者又可
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
計惟前書之懇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
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

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
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至
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之
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
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
惟明公以其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
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必欲祠祿若荒僻
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以
歲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
之闕即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

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
公察焉進見末期伏乞進德脩業爲主眷人望
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六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
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咨盡布腹心今當徹聽
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
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
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而迂
戾日甚特以去違門墻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

以故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
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彼自懼
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索言之
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狀等曾一
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
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
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
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
大僚而紀綱日紊茲倅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
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

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顛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
譏印首信眉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
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
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
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
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
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
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
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屢蒙敦
謦固已不敢輒洵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

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
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
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
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
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
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
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譴而欲與之上下
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
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
蓋有未及省察而謬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

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
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
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為
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
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亦向見明公篤
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道今兩是相持
於宵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
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
益為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三月十四日

熹昨以愚慊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未許遽
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具言實以鄙性蠢愚觸
事交發竊觀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折以取罪
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
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為罪大矣伏
況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
此日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逞是
敢再瀝悃誠仰干大造欲乞檢會前狀特與陶
鑄嶽廟一次俾得婆娑立林母子相保遂其麋
鹿之性實為莫大之幸情迫意切不知所言伏

望鈞慈俯賜憐察

答汪尚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
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
伸前日之懷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
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侯
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喻令熹審思出
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
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
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

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
已審矣但恐熹所謂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
而忽之耳然熹既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
筭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
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
不能平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
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爲一言遂其
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就熹
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從臺諫熟
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

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遂
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譴出
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
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
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
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
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
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
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
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

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
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
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
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之不效往
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可追乎伏惟明公
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豈猶不能無拳
拳也承諭旦夕即卜停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
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豈如此其不
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
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

合於義母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荀子
一通乞賜傳流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
六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七月二十六

屢以愚慳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
復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
盡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
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熹受知之深豈願
如此亦惟有以深矚其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
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

深圖之

答劉平甫書

疑當有尚字或
字乃大字之誤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雄勝甚
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勤手筆讀之使人飄然
直有凌雲之氣也比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
久侍奉萬福熹諸詞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
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
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
來即當再入文字彊勉一烈衢發間聽朝命又
不得請即須一到面慳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

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為中節然比
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
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
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或望隱然甚
善甚善到荆不知又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
不勞而政舉也邊候既未嘗統帥之命當且中
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熹向兩書為一兄言
此知皆達否

答張欽夫

非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

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
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懟之心窺
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
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
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
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
不能克己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
恐有失士之謂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荀
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示人幸甚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四

朱子大全卷之二十五

書 時事出處

答張敬夫書

垂喻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果如何今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裨萬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與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况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

及恐以爲無事於言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君親者不則雖棺槨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壑爲狐狸所食蠅蚋所蛆無異其義可謂深切著明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况祖宗陵寢欽廟梓宮往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

虜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悞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事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可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爲忠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瘡痍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上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

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
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
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
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一有實
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
臣之夜刻逢迎軟熟趨和者一切廢斥而政令之外
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者一人無得又須審度彼
出必於中書使近習小人者無得又須審度彼
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
已較時量力定為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
畫為科條要使上心曉然開悟知如此必可

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為小人邪
說所亂不為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
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為之志下究先正忠
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
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
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宗社何
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衣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兩
獻熹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
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

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
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
多無節奏條理
又多語學者以
小者如此則去
牛羊之說宣播
尤非小失不可
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
有為事半而功倍矣事之有失人以為言固當
本未然後從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亦有一人
言而為之復以一入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
從之輕則守
之不固必矣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為戲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
頗聞尚有湖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

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
進用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
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
吾恐其顛躓之速也熹向得汪文書道虞公見
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
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
此何為尚有所疑熹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直
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
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
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

今世之務矣

答張敬夫

今日既爲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爲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爲意今日須爲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衆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爲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

作本屯

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比亦不可不早爲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屯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爲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刷耶聞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不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曉昨日道間又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賊滿之限亦

從而損之此似太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
軀命爲重耳今乃一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
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
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
寬焉以見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
不在乎貨財則彼微有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
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
之禍汙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
亦太過不若斬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
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督蒞

之本意也憂居窮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
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
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
濟者但使入遂行此害義理矣幾會之大者若
虜人有謀不拒吾請假以空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
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
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
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戾而此事又未有
一施行者竊意虞公亦且變爲恭敬未必真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
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虛禮逡巡閔默
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地哉必以會慶
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
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若幸而見聽則更
須力爲君相極言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

天下之事不患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
盡也熹常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
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

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
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
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
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
涵養而
務求知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
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
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
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拙法若未有益
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無悔吝也不審高
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
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
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
之計不知天意慤懃既以待立開盡言之路而
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
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
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
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
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充盛和平

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
定腹心之契真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烹之私計
愚竊不勝十寒衆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
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
之間斷則庶乎其可耳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
王之學雖與韋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
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爲無二道也聖賢之
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玩默
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貫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

是以及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
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
自聖賢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者論語
舊說其間多此類者比來尊兄固已自覺其非
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
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
此等議論又只似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
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作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
脚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
中見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

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
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
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
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開講如伊川
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
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遽講而財
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
虛實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
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

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逼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
而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
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
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既降詔旨哀憫民力
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今逐州逐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
何一縣內逐鄉里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
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
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
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

不足者與務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
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
數條事理極於詳備
似可采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
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
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
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觀其効而
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誕否今日財
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
然則屯田實邊最為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
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誕者易以為姦而隱覈者

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
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
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倘通行之邊郡之
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
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
惟利於一時又可漸為復古之緒高明試一思
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
失不敢槩舉但政本未清倖門未窒殊未有以
見陽復之効願更留意暇日為上一二精言之
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想直道而行無所

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猥承下問敢效其愚伏
惟采擇

答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揄揚推挽之
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
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
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
以獄詞爲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
事而食祿爲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
向來遭喪旣已去官今若朝廷異之舊秩從其

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誓違偃蹇之罪則
已爲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復橫被殊私事出於
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旣而猶謂臺省諸賢
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
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丁寧
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
寄內今有二狀申省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
爲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盡鄙懷敢
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辭便從所請不
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

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微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銜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直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為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子

一安撫司賑濟米合於冬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舶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負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今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潮州與本路界相近往回別無踈虞即與支

賞約運到米一千石支錢三十貫充賞更多尤好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保奏推賞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既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

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

糴不得閉糴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結數兩貫以下不椿委社首遍行勸諭親有封椿開具本都椿管米數及所椿

去處限一月內申縣祇備覆實不得輒徇顏情虛申數目及妄挾怨仇生事怪搜其委首家禾米即隅官封椿

一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及本處

居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七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糴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糴量行旌賞

一兩椿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糴不使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

太賤以虧上戶

舊本
作戶

一兩椿禾米自來年正月為始以十分為率至
 每月終即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行出糶直
 至稍覺民飢即據見數五日一次差隔官監
 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
 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即盡數給還產戶自行
 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禾米之家合預
 行括責取見戶口實數即見合用米數及將
 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糶庶免欺弊大人婦人
小兒逐月

分作
 三項

一上戶自有蓄積軍人自有衣糧公吏自有廩
 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
 常住並不在收糶之限

一貧寡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
 別議措置如具飢荒須令得巧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
 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
 未盡未便一處今諸色人等其利害疾速具狀
 陳述廣詢密議然後施行庶使大戶細民兩得
 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
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爲虛費椿米多
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
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興建寧傳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
居萬福熹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
拜遠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旣之寵已劇
愧荷至於迎榻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
言感發多矣幸甚熹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

唐本
作未

又當南下然旱久水溢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
也歸塗訪問田畝豐儉相補計已不至甚虧常
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
能深陳糜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
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
鄉村所損又未幾在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
虞舟楫之費曷若坐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
萬斛之麴將來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
果如前日收糴秣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
武已行此令彼以叢余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

使臺大府之力而反不能乎到家得浦城知友
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呈願高明更與楊文熟計
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
學有志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
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楊文已行下主簿
糴米而未及杭秣之別不知果如何糴杭之害
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口不知其幾若必人
人糴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椿留
未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但所遇縣道官吏
之說皆懂於此訂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欺殊

不知救災之政與常日不同決無靜拱而可以
獲禽之理夫富人之多粟者非能獨炊而自食
之其勢必糴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
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卹鄰里之闕
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冥頑難喻之人然喻
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
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
而不敢爲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
以家貲二百萬糴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
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爲鬼爲魅全不可化

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彊者視以爲
深仇而肆其陵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
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
爲權衡之論爲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爲此乃不
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爲陽慘而爲陰孰非天地
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
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
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
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
雖有人所不欲而疆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

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
不審高明以爲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
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公雜儀謹納上
字已不小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恐可
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踈密須令作一
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
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誠各爲一秩而皆以雜儀
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
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
楊文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

唐本
作崩

至此言之摧咽不能自己語次及之亦足爲慨然也熹本更拜書揚文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鷄鳴起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閩人俱不能無借留之願耳

答傅守節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其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至今事體益以明白在使府雖欲奉承朝廷矜

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執法令之疑文以冒受所不當得之祿哉熹雖貧病然爲日已久粗能自安實不敢以此自毀廉隅仰累執事謹具狀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答龔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被書贊延登廟堂近歲以來君臣之契感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慶於門下顧以衰病懶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

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
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
朝廷以熹未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
府司既受以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
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追溝壑之虞
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
朝為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賓客之
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
學為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本
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群生

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惓惓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
瀆尊之咎亦避援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
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
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
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
才少容多忙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處之似
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
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

不容復捨退閒起趨名宦非惟自處已審至於
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
前日冒受之非也敬以公狀申堂伏惟矜憐早
爲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
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
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
罪戾考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
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
甚

答陳秘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
晦殊途無由徹聲于下執事茲乃伏辱不鄙而
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眷子良厚顧
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
具公狀哀懇廟堂所不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
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真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龔公以書
付陳舍人遣人以來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
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矣至此不容復有前却

已具狀申省及以告劄寄納軍帑乞賜台判送
下幸甚宮觀恐合日下解罷俸給亦乞往勘爲
幸龔公亦有書至門下還書之際幸略及鄙意
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
幔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熹足矣若迫
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
而藥之之爲全也熹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爲
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助其勢
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爲言之盡此底蘊千萬
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慮到
家未幾忽聞除今出於望外不知所爲然向在
所叨異恩已是朝廷愍勞惠養之意況今又兩
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復以此意
懼辭當以力請必得爲期耳昨日得韓文書遣
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
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
効足見平生言行不相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
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

一年後來見無收殺又思比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喋喋况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爲壘斷無復廉恥雖有子貢之辨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文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偽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世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讓而得年除歲遷何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熹致之平生所以自任者雖

不足言然又不至如此之輕實不忍以身啓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文書懇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贊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蹤跡暴露反取譴訶則拙者之幸也又况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荒拙猥在其先此又豈所宜邪年來百念俱息唯覺親勝已資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奉從容豁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每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

傷不能自己耳此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
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兄於儒釋之辨不甚
痛說此固爲深厚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
主之此利害不小熹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
見得不分明便使忠誠孝友有大過人之行亦
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
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
但目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

所愧恥於此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二
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葺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
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人
日諸公推挽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
一有不同便爲背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
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若每事唯唯緘默隨衆
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
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履褒贈之命使人
感傷渠亦正坐當時不量諸公相知之淺深趣

向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前此固嘗講之所以受却前年恩命亦政爲此然會不足以止今日之所蒙者而或反以爲梯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憂之但既出之後或有妄發不能自己處則其爲猜阻甫益深耳前日龔參自以書來當時煩撓中答之不盡此意旦夕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老兄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文今日別無醫治方法只有早聽其辭便自帖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下上則干冒頻煩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別致

生事矣熹祠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一次爲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毫意想也前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痊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文過恩推挽之力既而府中遞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文亦以所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

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
狷介之性矯揉萬分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力既深而自信念篤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
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
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之道以終餘年因其暇
日諷誦遺經參考書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
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
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褻初亦不敢奉承既
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

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投
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
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
自絕於名宦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
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
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
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
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

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群
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汨沒
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入亦必
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況今日一
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
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有毆縱
史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
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閔風俗之
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旣以辭召

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
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羨官要職可以從容辭讓
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
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
流耳而熹適不幸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
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
下有年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貌
然方且從容遊談大爲引重而其要歸成效則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誚而後已此熹所

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大不相副者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復言之伏惟憐而察焉熹前日所報大參書忽忽不及盡此曲折故今僭易有言非獨以伸鄙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自達於龔公也必若成命已行不欲追寢則願因其請免復畀祠官之秩其於出今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既作然後藥之乎瞻望門墻無由趨侍情意迫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賜矜察

言不及與龔參政書

熹衰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嘗力懇辭未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奏施行則熹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熹自幼愚昧本無官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側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狂簡妄發不能俯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患心志凋零久已無復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使之

也使之隨群而入逐隊而趨耶則盛明之旦多
士盈庭而少者非熹等輩也使之疆顏苟祿以
肥妻子耶則熹於飢寒習安已久所病者又不
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
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熹之所懷
將不敢隱於有道之朝竊料非獨一時權倖所
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
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
熹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
言不及究伏紙隕越

與龔參政書

熹竊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拜敕奉祠以書陳
謝之後無故不敢輒通牋敬以犯等威區區第
切瞻仰茲者竊聞還政宰路歸榮故鄉行道之
難不無私歎然意者必得參候車塵瞻望顏色
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卧病田間偶失偵伺遂
乖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亭客舍拜違左
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
有而其不如人意使人悒悒不能無遺恨者則
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零落雖已無復當世之

念然私所幸願猶冀天啓聖心日新厥德公道
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彊食自愛應之於後以
遂初心則海內幸甚暑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罹私讞仰勤弔恤拜啓還使未足究盡鄙
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車祈就間
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
自惟念雖冀一道窮民同失膏雨之潤不無惻
悵然想稅駕里門雍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
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

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愚忤竊獨深有感焉蓋
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
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上日夕寒心明公受
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
今又爲聖主所優尊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誼豈
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天惟高明深念
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佞親賢以新盛德
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剷弊鉏
茲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佞之意蓋以屢瀆鈞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懷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况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陳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

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熹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申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鈔副本錄呈敘說雖詳然似無過當

之語只是湏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
爲却回仍別爲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
只熹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
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
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
年來絕意名宦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刀放倒
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
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曰出來作
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又已慣却心性雖欲勉
彊亦恐旋學不成徒令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

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熹竊料比來言者
指陳闕失白發茲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
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
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
意而惟群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
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
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
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
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
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

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盎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况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熹前幅之尾所稟尤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熹

數年來次輯數書近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亦或不爲無補今若出補郡吏日有簿書期會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或爲終身之恨而其爲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其一出乃不過爲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欲老兄知之更爲宛轉緩頰使上不得罪於君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止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爲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

爲深達此意只俟此事定疊再得宮觀如舊便
自作書謝之也武夷今冬當滿今既未受命亦
未敢便落舊銜但未敢請俸耳或恐得祠別有
而加此亦決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
復紛吟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
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來日出紫溪迎哭
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雪爲恨亦
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
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_一熹頓首再拜
子重不及拜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

想未能即達_也亦告_護得免踈脫朋
友之賜厚矣_欽之_以不得書彼想時聞_也
王程驅迫不得_少休聞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答鄭自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欽_在
敬服嘗竊論之以爲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
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
翁輩如何亦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
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
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

此間暇進德脩業益懋又大之規天意亦有非
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
以濬其源使誠意充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
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
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固爲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群小
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
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
聽者謂之迂闊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
精不免於自以爲迂闊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

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
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
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
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
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詳爲今第言之歸
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爲如何衰陋不足以
及此猥蒙不節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
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
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
已如此使天無意於侏宋則已若有此意異日

之事豈得而望其章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
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
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
未得面論猶頗以爲恨也陳文此行所繫不輕
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
爲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介則受命而
復請祠又不得則當申審奏事以下可否又不
得則引疾丐閑此於進退固自以爲有餘裕者
未審老兄以爲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
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

得隨事應之耳但申審狀中欲少露以違軒陛
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益薄詔除之心
不知可否幸爲籌度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
的便附來見教爲望或不必然即只依常格寫
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
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
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
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
更不求長進了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
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

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
切身利害蓋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
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候官處
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
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
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
人少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
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朱子八全卷之二十五

